紅樓復夢/06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六十二回　窮秀才強來認族　老倔婦接去逢親

下一回▶

話說老太太見他們紛紛收拾，還有些至親本家也要去接，都趕著叫人回去收拾，預備船隻。老太太忽然想起一人說道：

金陵賈、王、薛三處快些差個人送喜果、喜蛋去，通個信兒，他們很惦記呢。」桂夫人答應，叫海珠寫了書信，備下喜蛋交垂花門趕著專人寄去。

太太、奶奶們散席之後，給老太太辭了行。彼此上轎、下船。祝母將幾家不去的太太、姑娘、本家奶奶們留下幾位作伴。

這五條街上燈籠轎馬，行李箱子抬了一夜，直鬧到天亮方才完結。催著開船，挨次渡江，望瓜州連絡而去。

且說賈府王夫人自到金陵，應酬不下，連那疏遠親族無不輾轉而來，鬧了十來日。不拘男女大小都送了他們些銀錢禮物，人人歡喜感激。王夫人、薛姑太太、李宮裁，俱有娘家的親戚往來不絕。惟有平兒並無親戚，亦無娘家。自到金陵，三舅太太沈夫人見平兒端莊能乾，內外悅服，又憐他自鳳姐死後，撫養巧姑娘盡心竭力。當年姪兒王仁做那不端之事，他能苦志保全，令人可敬。現在與桂家結了姻親，沈夫人姑嫂商酌將平兒

認為己女，薛姑太太們無不歡喜。自此沈夫人待平兒就如親女兒一樣。平兒有了塚宰娘家，往來體面，心中十分得意。薛姑太太見寶釵念寶玉之心全已丟開，母女親熱，比當年更外有趣；兼之寶月十分孝順，諸事頗能乾，人俱歡喜，每天同姐姐們料理家務。

平兒大略定了個章程，請太太示下。王夫人知他向來是鳳姐的幫手，諸事熟練；又見他定的章程井井有條，心中甚喜，就將這一分家私全交給了宮裁、平兒兩個管理。自家同寶釵、友梅、薛姨太太們過清閒自在日子。林之孝夫妻還是內外總管。

賈環叔姪依舊請師肄業。

平兒既當了重任，與李紈商量將榮府典掉的田莊盡行贖回，又添置些良田美產。買了義地，設立義學，聘請名師，將賈府本族以及親戚朋友家子弟們，俱接到義學攻書。凡師徒的茶飯點心、修金月費以及筆墨紙張、學生獎賞，都在學地租子裡開銷。內外大小家人小子、丫頭媳婦派了執事輪班承值。派老成出力家人鮑忠、周瑞、馬標、郭裕輪班管門，照管一切事務，約束大小家人。就派他四家媳婦，管垂花門及內裡一切事務。

其大小丫頭、媳婦亦俱聽其約束。又將桂親家薦的聾子老黃，派他夫妻們專管花園收拾打掃之事。廚房、茶房仍舊內外兼設。

又托林之孝聘請老成公正伙計，開設當鋪、綢莊及有利益的鋪面。李宮裁惟司其大，總其一切輕重權宜，可行可止。惟平兒一人獨當重任，凡內外有事，俱回璉二奶奶一人，以歸畫一。

自半月以來，王夫人看見內外肅清，有規有則，較在京時氣象一新，規模開展，同薛姨太太、寶釵們私相贊歎，深為喜悅。薛姨太太道：「平丫頭才幹不在鳳姐之下。當年鳳姐做那些造罪之事，他何以不力為勸解，看著他掉下地獄？」寶釵道：

「這事不得為平兒之咎。鳳姐姐生平疑而多忌，處處用心。

平兒側身事之，未嘗失足，亦猶之依狐貉而履危冰，不能不步步留神也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徐元直之事曹瞞，亦同此意。」姐妹、娘兒們正在談心，丫頭回道：「璉二奶奶上來了。」湘簾啟處，平兒緩步進來。王夫人笑道：「你吃了飯，忙忙的家去，又料理了些什麼？」平兒道：「諸事俱已安妥，未增上墳，趁著天氣和暖，差人到祠堂裡

去知會，令其打掃收拾。

並去通知各本家男女，明日一早同著太太先往祠堂祭過就到方山上墳。方才趕著家去，吩咐備豬羊祭品，都已料理妥當，上來請太太明日上墳祭祖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很惦記著這件事，辦的很是。我同薛姨媽正在這裡說你是我的一個好幫手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大嫂子同寶妹妹才情都在姪女之上，蒙太太過於心疼，覺著我又什麼些兒。我倒想著明日將祝府的婉貞姑娘說給環兄弟做個二房媳婦，那倒是個好幫手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

「我也很願意，正有此心，不知他媽肯不肯，咱們真是一相情願。」寶釵們都笑起來。媳婦們來回：「有了晚飯，請太太示下。王夫人吩咐：「去請巧姑娘上來同吃晚飯。」一宵晚景無事。

次日，王夫人一早起來，梳洗完結，用過點心，托薛姨太太同寶月在家照應。領著媳婦、兒子、孫女、合家親丁，在大廳前上了轎馬，先至祠堂。凡有賈姓男女，俱已到齊，聽見王夫人來，在祠堂門口迎接。內中只有一個老秀才賈斌，是王夫人的遠房大伯子，其餘都是小輩。接進祠堂，先在誠敬堂彼此見禮請安，依著輩分序齒坐下。吃過一道清茶，盥手更衣齊到宗祠。平兒因祭享久廢，此是初值手料理祭祀，所以照祖宗條款，格外豐盛，一切豬羊供果，俱極體面。王夫人看了甚覺歡喜，請斌老爺拈香主祭，先男後女，挨次行禮。拜完之後，在誠敬堂吃麵分胙。無論男女大小，凡來預祭者，每人豬、羊肉各一斤，大饅頭三個；六十以上者加一倍，七十以上者加兩倍；所有點心供果，散給族中十六歲以下之姪男、姪女；其餘菜蔬賞給管祠堂的家人。合族中多年從未見有祭祀，無不稱贊。

王夫人看著平兒處分得當，喜歡之至。寶釵對平兒笑道：

「件件都好，內中稍有一兩件事務，我要混出主意，在祖宗條例之內稍為變通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你的主意想來不錯，是件什麼事兒要變通？」寶釵道：「條例內說』子孫讀書成名者，賞獎勵銀一百兩』。這一款沒有分得明白。因當日限於祭田租子，咱們這會兒較祖上又添了五百畝祭田，租息更廣。太太又是重整基業之祖，應將這款分開注明：子孫中有進學者，給銀一百兩；舉鄉榜者，給銀三百兩；成進士者，給銀五百兩；得鼎甲者，給銀一千兩。又條款內說：『無嗣者，不得入家廟。』這條兒未免過狠。依我改作：異姓承繼者，不得入家廟。方為妥當。這兩條且過幾天請斌老爺到家公議。倒是這祠堂要大為修理，這誠敬堂面前，還得多添幾間屋子。還有主祭的胙肉，要多幾斤才分

別得出個首領。這兩條兒，你可做主，不必公議。」

王夫人點頭道：「寶丫頭說的都還有理。我既捐添祭產，修理宗祠，就稍為增改祖宗條例，也未為不可。」

平兒道：「太太說的很是。當日鳳姐姐在時，先前的蓉大奶奶曾托夢與他，叫他將祭田、義學及一切有益之事，務宜留心早辦，休要後悔無及。彼時鳳姐姐不以為意，他臨終時說到這些，深以為恨。我今日得蒙太太不棄，委以當家重任，不能不了結鳳姐姐臨終未了的心事。」說著，淚下如雨。巧姑娘聽見十分傷感。

寶釵怕惹動太太的心事，趕忙說道：「你倒是林姑娘變來的，不拘說什麼先出兩點子眼淚。」李紈笑道：「他的眼睛要出眼淚，才顯的水汪汪兒，分外好看。」王夫人們都好笑起來。

平兒擦著眼淚，一面笑道：「你那裡學來的，這樣會說話。」李紈道：「咱們等你完了眼淚，還要去上墳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真個的，咱們也趕著去罷。」吩咐賈環叔姪跟著斌大爺一堆兒轎馬先走。太太們更衣淨手，也都挨次上轎。平兒道：「明年春祭，請太太到雞鳴寺去看後湖裡打魚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

「我還是十一二歲時到過雞鳴寺，如今已有四十多年了。」說著，出來上轎，一齊離卻宗祠，出了旱西門徑直往方山而去。

此時正是楓葉流霞，蓼花飛雪。那些村莊男女，三五成群，收糧打稻，真是一幅豐年圖畫。轎夫們換班歇足，二三十里，轉眼已到方山。寧榮二公墳墓十分壯麗，華表牌樓依然如故。

白楊喬木半已凋零，惟賈母夫妻之墓，松柏成林，十分暢茂。

王夫人不勝感歎。墳上兩旁搭著蘆席大棚，各分男女下了轎馬安歇。一會，管墳家人率領著妻兒老小來磕頭請安。家人們在石桌上擺了祭席。王夫人吩咐賈環先祭山神土地，再領著蘭哥兒、毓哥、慧哥兒拜祖宗。兩個奶子各領哥兒跟著賈環到幾處祖墳前先拜。王夫人領著李紈、平兒、寶釵、友梅、巧姑娘也一處一處的拜祭奠酒。到了賈政墳上，見新種的石楠松柏俱已成林，墳頭上黃草離披，蒼苔剝落。王夫人那裡忍得住傷心，

站在墳前放聲大哭。友梅知道是父親的墳，跟著嫂子們一齊大哭。王夫人哭了一會，本家奶奶、姑娘們過來勸止。丫頭們趕著送上茶來漱了口。拜祭完結，賈斌領著族中男女分班拜奠。

王夫人命李宮裁同賈環叔姪也分著回禮。拜宗之後，讓家人男女磕頭。仍舊到大棚裡坐下歇息了一會。

平兒吩咐擺上酒飯。丫頭媳婦、家人小子兩邊伺候，有規有款，一絲不亂。寶釵見平兒料理的無不週到，心中佩服，因笑道：「平丫頭的才幹實在去得，等著我做了官，一定要放他個門上，兼辦雜差。」平兒道：「我不願跟你這不長鬚的老爺。」寶釵道：「沒有須好巴結，有了須就討嫌。」平兒笑道：「我要跟的是須而不須的人，才搭得上伙計。」王夫人們都吃吃大笑。寶釵笑道：「坐中有好些姑娘們在這裡，你說這些胡話。」宮裁道：「你們也少說兩句，日短路多，天也不早，讓太太們吃完了飯，慢慢收拾進城，也是時候了。」平兒吩咐眾家人們都趕著吃飯，將撤下來的酒菜，分散轎夫、馬夫，各令吃飽伺候。餘剩菜果俱賞給管墳家人，吩咐他不時照應收拾，墳頭上俱要培土修理。叮囑了一遍，家人們都已完結伺候。

王夫人們上轎進城。三十里坦平大道，轎馬如飛，剛到城門，已是上燈時候。族中男女都送王夫人到家，道了乏，才各人回去。王夫人亦因辛苦，早為安歇。平兒要結算帳目，將承辦家人及內外廚房各帳，應駁應找，詳細算了一遍。叫人去請寶釵來，烹茶剪燭，兩人談了半夜的閒話，這才安歇。

次日，平兒發放過一切應辦之事，吃了點心，剛要上去請安，見垂花門的郭大奶奶拿著一封書子進來說道：「茗煙寄來請安的稟帖。」平兒接著問道：「專人來的嗎？」郭家的答道：「郭裕交進來的，綢莊上交來的。」平兒吩咐：「丫頭們看著屋子，有要緊事再上來請我，沒相干的事，叫他們候我下來再說。」眾姑娘們連聲答應。帶著兩個小丫頭，拿著痰盂、煙袋，款步上來。那卷棚下的姑娘、嫂子瞧見璉二奶奶不走迴廊，往甬道上來，眾人遠遠的分排站著伺候。剛上台階，連忙掀起氈簾。平兒走到上房，見王夫人、薛姨太太在西邊套屋裡大炕上坐著，李宮裁、寶釵、寶月、友梅、巧姑娘都站在炕前說話，趕著過去給太太、姨媽請安道乏，姐妹們問好。巧姑娘請母親安。慧哥兒請二大媽安，平兒抱著他親香了一口，問寶釵道：

「毓兒沒有上來嗎？」寶釵道：「在太太這裡一早上，奶子抱著才去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你手裡拿著誰的書子？」平兒道：「是茗煙寄來請太太的安稟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寶丫頭念給我聽，是些什麼話兒？」寶釵拆開念道：「奴才茗煙，請主子太太萬安，各位奶奶金安，姑娘、爺們、兩位哥兒好。祝府裡老太太、各位太太、奶奶、姑娘、夢玉大爺都好，每日惦記著太太來。奴才也好，不用太太惦記。」李宮裁笑道：「說的他好大腦袋，太太惦記他這寶貝。」王夫人們大笑道：「還有什麼笑話沒有？「寶釵道：「還有幾句，等我念完了再笑。」又笑道：「再者，周婉貞姑娘已於初四日叫他表兄殺了，……」寶釵不及念完，王夫人叫道：「哎呀！我的兒啊，疼死我了！」寶釵們跟著一齊大哭起來。慧哥兒嚇了一跳，也哭起來。王夫人們哭了一會，叫趙奶子抱哥兒去逛。寶釵道：「還有幾句。」念道：「割去婉姑娘下肉一塊。現在已將兇手拿去衙門裡問罪，只怕要活不了。再者，周姑娘在接引庵開喪，宅裡都到，所有一切都埋掉了。為此稟聞。」平兒問道：「他說割去下肉一塊，是那一塊的肉？」寶釵道：「我也在這裡想下肉的方向。想肚臍以上，就叫上肉；肚臍以下，就是下肉。」平兒道：「茗煙這忘八崽子寫的實在糊塗，到底是左下肉，右下肉，中下肉，也該分個地方。怎麼糊裡糊塗的寫上一句，叫人瞧了怪著急。這樣不通的人，也該割去下肉才是。」寶釵笑道：「若是不通的都要割去下肉，那不用說了，叫那些奶奶們聽見了，要急的上吊。」王夫人正在悲感，聽了寶釵之言，不覺轉悲為笑，說道：「我再看不出那孩子是這樣的結果，真令人可憐。」寶釵道：「婉妹妹倒死的熱鬧，殉葬的人都不知有多少。」王夫人驚道：「有誰殉葬？」寶釵道：「茗煙信上寫著：周姑娘在接引庵開弔，宅裡都到，所有一切都埋掉了。可見那日凡來弔喪的人以及和尚、姑子、轎兒、馬兒攏共攏兒埋了，這不是個熱鬧殉葬嗎？」王夫人們止不住的縱聲大笑。李宮裁道：

「寶妹妹這張嘴，誰也說他不過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那幾年不虧他給我解悶，我也活不到今日。」

平兒道：「我有事要回太太，倒叫這書子打了半天岔。周姑娘業已不在，等著有便人寄幾兩銀子去，給他墳上燒張紙兒，盡盡心，也不枉一番相得之意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事已如此，盡著哭他也是無益。你要說什麼事？」平兒道：「二十是老爺三週年，太太脫孝，我上來請示下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老爺生平最嫌的是念佛，又不喜歡熱鬧。春天寶釵們夢中見老爺說：

『因生前正直無私，一生忠厚，身後做了巡方使者。』可見做經事超度之說很可不必，倒不如開春之後，有修橋補路之事做些，以資冥福。到二十這天，只消在家祠設祭，

舉家脫孝而已，不必費事。」平兒唯唯答應。

垂花門的周大奶奶上來回太太道：「外面有個本家的爺們要見太太，有個帖兒。」王夫人看那帖子上寫著：「姪孫英百拜。」寶釵道：「這又是那一枝上爆出來的？」王夫人道：

「你們將斌老爺交來的族譜查查，是那支那派。命環兒去會他。再瞧瞧遠族總單上有他沒有。」

周家的答應，傳話出去，請環三爺會客。裡面寶釵、友梅、巧姑娘分著細查族單、宗譜，並無其人。不一會，賈環進來說道：「那個本家的姪孫兒，他說是個秀才，一向在外遊學，新近來家。昨日沒有趕上祭祀，今日來一定要見太太。我瞧著他很有些討嫌，誰有大工夫陪他坐著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且去叫周瑞進來，問他是那一支派，我再見他。窮親窮族家家都有，休要嫌他。」正說著，周瑞進來。王夫人吩咐，叫他好好的問那客人，是咱們家怎麼樣的宗派，休要得罪人家。周瑞答應去了。

一會進來回道：「那個人氣大著呢，。奴才才開口問了一兩句，他就大嚷大叫起來，說道：『我不姓賈，我到你家來幹什麼？

有錢有勢，就該欺負我們窮本家的嗎？』他還要將奴才送到學老師那裡去打板子。奴才聽了，又好氣又好笑，只得來請太太示下。」王夫人聽了，甚覺好笑，說道：「既是這樣，環兒跟著我到崇本堂去見他，就可問他的宗派。」

周瑞趕著出去伺候，裡面的姑娘、媳婦一大群跟太太出垂花門。到了崇本堂，叫人去請那本家進來。不一會，有七八個家人、小子同著那秀才大搖闊步而來。王夫人望去：約有三十多歲，瘦面短鬚，聳肩駝背；帶一頂舊方巾，穿一件深蘭色棉布舊道袍，腳下站底方頭履。走到門邊站住。王夫人吩咐：「進來相見。」賈英聽說，趕著走進廳內，見王夫人站在左邊，後面站著一大群粉白黛綠、花容月貌的美人。賈英覺著一陣溫香鑽心刺骨，身不由己，耳熱眼跳，因王夫人站在面前，不敢仰視，低頭說道：「二叔祖母請台坐，容姪孫賈英拜見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常禮罷。」賈英不由分說，朝上跪下，恭恭敬敬拜了八拜。站起來，趕著趨向那些丫頭、媳婦道：「姑姑、嬸子請上，姪兒賈英拜見。」連忙跪了下去。王夫人笑的握著嘴不敢出聲，將一隻手向著家人們亂指，意思叫家人們拉他起來。

那些家人只道太太指著叫他們出去，都一齊忍著笑退出廳門。

賈環握著嘴，笑的不敢仰視。這些丫頭、媳婦們見他跪了下去，一個個抿著嘴兒笑著，都遠遠的站開。那賈英想著，這一大堆的姑姑、嬸子不知有多少位，跪在地下盡著磕頭。王夫人極力忍著笑，說道：「你們扶起來。」家人們聽見，這才進來將他扶起。賈英起來，向空處又作了幾個揖，然後過來對著王夫人道：「姪孫媳婦同曾孫女都叫請二叔祖母安，問姑姑、嬸子好，一半天再過來磕頭。」

王夫人叫他坐下，丫頭、小子送過茶。王夫人問道：「相公是那一支派？」賈英躬身答道：「我曾祖名叫賈至誠，很有個名望，無人不知道的。生兩子，都是文字輩的。長名賈文魁，次名賈文賓。這文賓公未娶而夭，惟先祖文魁公生先父，名叫賈玉。當初先祖文魁公在日，蒙寧榮二公相待最好，一天也離不了先祖的。其中弟兄們最相好的，就是這裡的政二叔祖。那時候文魁公比二叔祖大兩歲，哥兒們好的比嫡親手足還要什麼些兒。後來寧公謝世，所有一切喪事，都是先祖文魁公一人經理。誰知寧府聽了謗言，頗有冷落之意。先祖竟絕跡不去。這裡二叔祖再三相勸，是不能挽回，這才承二叔祖之情，將先祖邀來榮府，托以重任，內外一切事務，都是先祖一人經理。隔了多年，榮公謝世，又是先祖料理喪事。看著二叔祖面上，還賠了多少銀錢。等著滿服進京時，我先祖因病不能送去，從此以後，就音問不通。既而先祖、先父相繼作古，更為疏遠。姪孫又常常遊學在外。昨新近回來，知道二叔祖母業已回南。因身有小恙，不能就過來請安，昨日又沒有去祀祖。今日趕著來請安、請罪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聽起令祖在寒家勤事一節，似是而非。寧公之事，更難稽考。若榮公喪葬之時，先夫年才兩歲，令祖比先夫年長兩歲，才四歲童子。所說兩處料理喪葬任其一切之說，或者錯記，不是我家。況且令曾祖之名，寒家宗族譜上未曾經目。今承不棄，五百年前總是一家，以後不妨往來。只是寒門菲薄，有污清望。」說畢，站起來對家人們道：「留英相公坐會子再去。」賈英道：「姪孫告辭，改日再來請安。」王夫人命環兒相送，賈英抱慚而去。

王夫人進了垂花門，李紈們都迎著笑道：「便宜了這些丫頭、媳婦們，混充姑姑、嬸子。」王夫人放聲大笑道：「方才將我肚子都忍疼了，有這樣的冒失鬼，也不問個青紅皂白，混磕了好些頭。我瞧他已跪了下去，只好讓他去磕罷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他瞧著後生體面的，就是姑姑、嬸子。若真個瞧見姑姑、嬸子，他還不知要稱呼個什麼。」平

兒笑道：「他若瞧見你，一定說是觀音出現，又不知要磕多少頭。」眾人都覺好笑。王夫人一面走著，將方才他的說話笑說一遍。

李紈道：「他要說謊，偏又沒有打聽明白，真是個加二的冒失鬼。倒不如一個老婆子，比他的身份還高。」王夫人道：

「什麼老婆子？」李紈道：「咱們新僱了個後生的打雜老媽姓趙，誰知是趙姨娘兄弟媳婦。他婆婆窮了個使不得，兒子又死了，只剩這個媳婦同五歲的一個孫女兒。實在度不下去，自家領著孫女兒，叫媳婦出來幫人作活。趙媽來了幾天，打聽明白，回去叫他婆婆來見太太，那老婆子執意不來，說他女兒死了，誰還理他，吃了乾兒回去白饒不值。這賈英還不如趙老婆子的見識。何苦討個沒有味兒，倒白給這些姑姑、嬸子磕這一路子的頭。」

王夫人點頭道：「原來老趙還在，當初趙姨娘最嫌的是鳳姐、寶玉，做死了冤家。他偏不爭氣，死在他們前頭，報在鳳姐眼睛裡。如今這些冤家都已走散。環兒近來讀書成人，頗知上進，到底還是趙姨娘的一塊肉。咱們既知道了，不可不照應他的媽，以解死者之恨。你們派個人同著趙媽家去，拿轎子接了老趙帶著孫女兒來，說我叫他來見。」平兒連聲答應，趕忙去派人叫他。王夫人們在上房用過早飯，同寶釵們說祝府的閒話。

平兒回到自家院裡坐了一會，完結了昨日的事務，這才吃飯。叫奶子就在旁沿兒給毓哥兒喂飯。丫頭、媳婦們站著好些伺候，慢慢的吃了好一會才完結，吩咐收去。貼身的姑娘們候著淨手漱口。聽見小孩子的聲音在院子裡說話，平兒問：「是誰？」媳婦們進來回道：「趙媽同他婆婆、女兒來了。」平兒道：「叫他進來。」

媳婦們答應出來，領著老趙進去。那老婆子領著媳婦、孫女走到屋裡，只見陳設的就像個古董局子。牆上有樣東西，在那裡叮兒當兒的響，周圍上下光明雪亮，沒有一點灰土。東邊門上放著桃紅綢子門簾，掛著兩綹長縧子。西邊是碧紗[redacted]子，裡邊擺著個大白銅火盆，牆上掛著一扇數丈長的玻璃大掛屏。

炕面前站著四五個體面標緻姑娘。炕上鋪著繡毯、錦褥，坐著一位美人。頭上戴的、身上穿的都叫不出名色，只覺著長這麼大，不很瞧見過。鼻子裡聞著一股香味兒，令人骨軟筋酥，不住的心跳。平兒見老趙婆媳進來，坐著不動，笑道：「趙媽你倒還康健啊！」老趙聽見，走到炕前問姑娘們道：「這位就是太太嗎？」姑娘們答道：「這是璉二奶

奶。」老趙道：「哎喲！

真是我的福氣，耳朵裡都聽俗了，總不能夠見一面兒，今日才見著了我的鳳二奶奶。咳！真是造化，我給鳳二奶奶磕個頭兒罷。」平兒叫丫頭們拉住，端個坐兒給他，讓他坐下。他媳婦領著女兒給二奶奶磕頭。平兒見他娘兒兩個都還乾淨，像個樣兒，倒不討嫌。叫他帶著女兒在廂房裡歇歇，等著上去。吩咐：「先給他娘兒兩個吃飯，另去要兩樣菜，溫壺酒，擺在那小半桌上，端過來給老趙吃。」嫂子們答應。一會兒都擺在炕前。平兒叫趙婆吃著酒，慢慢說話。

老趙右手舉箸，左手持杯，兩隻眼瞧著那四個盤子，兩個碗的菜，鼻子裡應著奶奶說話，口裡不住亂吃，嘴唇上掛一綹兒清鼻子。平兒看見甚覺好笑，說道：「天氣冷，多吃杯熱酒。」老趙點頭應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老佛爺，不用讓，我盡著肚子吃呢。人說鳳二奶奶仔麼凶，仔麼狠，誰知像個佛爺似的。我若知道是這麼個好人，白叫我罵了幾年，總是我老糊塗了。二奶奶你別惱，等我明日嘴上長個疔，現報在你眼睛裡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你從來不認得我，為什麼罵了我幾年？」老趙道：

「還是那年，老爺送老太太靈柩回來安葬，賞了我幾兩銀子，有人對我說，鳳二奶奶凶的利害，將我姑娘逼的氣死了。我聽見恨的什麼似的，我就娼婦蹄子的罵了幾天。誰知二奶奶是個好人，是我姑娘沒有福，怎麼倒怨著別人！」

平兒點頭歎了幾聲，說道：「一會兒去見太太，這些閒話再別提起，太太怎麼說，你怎麼答應就完了。我自然照應你，以後不少你的穿吃，不叫你罵，也不要你說我的好處。從這會兒起，你總不要叫我的名兒姓兒，只稱我璉二奶奶就是了。以往的事，不拘在誰面前，也不許提一個字兒，我若聽見了，就要不依。」趙婆拿著杯箸，將頭亂點道：「再提一字叫我爛掉了食嗓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很好。」正要問他說話，聽見有人叫道：「璉二奶奶在家幹什麼？」不知那來的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